

刚刚搬进新家后,我们家的阳台上很快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。爱人间,花盆里为什么没有花呀?我说,要花干什么呀?她说,欣赏啊。我说,花盆不好看呀?爱人说,你以为是古玩瓷器啊!我说,你如果想看花,小区里、公园里、邻居家,哪里都是免费的,用得着花钱买花吗?她说,现在的花贵死了,其实你是舍不得花钱。

我就从小区外边的绿化带里铲了一些泥巴装进花盆,再从农贸市场买回来几包种子,什么牵牛花呀,什么太阳花呀,三五块钱一包,但是撒下去又浇水又施肥,时间一天天过去了,花影都没有,只长出了几根小草。

我很生气,怀疑种子有问题,要找人家算账。

回乡探亲与同学聚会,酒酣之时,坐在我边上的老段向我讲了一件令人感叹的事:他有一个远房侄子在某985高校读硕士研究生,人工智能专业,家族人都为他感到骄傲。但就在三个月前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令大家蒙羞的事。一天晚上,这个研究生和女友在电影院看电影,两个热恋中的年轻人自然有说不完的话,但他们这种旁若无人、卿卿我我的举动影响到了别人,坐在后排的“眼镜男”忍无可忍,厉声喝止。年轻人肝火旺,再加上女朋友在旁边,在过剩荷尔蒙的刺激下,研究生与“眼镜男”直接杠了起来,本就理亏,言语上你来我往占不了上风。盛怒下的研究生冲动地挥起拳头,朝对方门面打了一拳,不巧的是,这拳正好砸在眼镜上,镜片四分五裂,碎玻璃渣把“眼镜男”的脸颊刮开一个大口子,血流如注。研究生这才慌了神,赶紧拨打120,把“眼镜男”送到医院包扎治疗,派出所接报后也介入调查。

刚开始,研究生的家长还比较淡定,以为孩子闯的祸并不大。可事态发展出乎大家的意料,“眼镜男”伤得不轻,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一级,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立了刑案,最后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,老段并没明说,我也没细问。但回来翻翻法条,至少是一年有期徒刑,这个遇事不冷静的研究生注定要为鲁莽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“一拳一年牢”,都是冲动惹的祸。我在为这个研究生扼腕叹息的同时,也想起了多年前参加培训时外地同行给我讲的一起警情。这天是周六,派出所小李正好轮到值班,他当天的任务就是接处110。五花八门的警情,让小李忙得脚不沾地,一直到晚上八点左右,本以为能安稳地吃个饭,谁知刚扒拉几口,又接到了一起殴打他人的警情。小李放下饭碗,赶到现场,把双方当事人带到所里处理。

事情的经过很简单:两个男人,大的四十多岁,小的二十来岁。因为商场人多,擦肩而过时,年轻的“T恤男”不小心踩了中年的“衬衫男”一脚,“T恤男”刚想开口道歉,“衬衫”二话没说甩手就给“T恤男”一记响亮的耳光,“T恤男”一下子被打蒙圈了。等他回过神来,便扭住“衬衫男”不立即报警。这样的治安纠纷,小李几乎天天遇到,情节较轻的,公安机关可调解处理。是非过错很明朗,到了派出所,“T恤男”脸上红红的五指印还没消。小李先开了验伤单,让“T恤男”去医院验伤,只是软组织挫伤。在调解室里,小李让“T恤男”提诉求,占理的“T恤男”也不客气,狮子大开口,直接开出10万元的价码。听到这个数额,小李也瞪圆了眼睛,虽然觉得高得有点离谱,但还是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“衬衫男”。小李以为他肯定要像大多数人一样讨价还价,来回拉锯一番。没想到,“衬衫男”竟像之前甩耳光时一样干脆利落,慷慨大方地说,10万就10万,我认了!既然双方当事人达成了一致,小李也不好多说也不能多说什么了,就按法定程序制作调解协议书,双方签字确认。“一记耳光10万块”的故事便不胫而走,一时间也成了街头巷尾大家的笑谈。

都说冲动是魔鬼,喜欢诉诸暴力解决问题的人在挥动老拳前,不妨先冷静下来算算成本,直接成本加间接成本,这一拳挥得值吗?曾在网上看到过,有的地方基层派出所存在居村委张贴“蜀黍劝你不要打架,打输住院!打赢坐牢”的宣传画,在我看来,语言虽直白了点,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遇事应走法律途径维权,打架没有真正的输和赢,一时冲动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,大家以为呢?

我在阳台种庄稼

陈 仓

爱人说,算了,我们刚刚搬家,别伤了和气,而且有位诗人说,花开还是不开,不开比开还要累。你享受一下种花的过程就好,别去为难人家了。

我还是不服,找人家理论。人家说,这是夏季,又不是春季,根本就不种花的时候。我说,那你为什么在夏季卖种子给我?人家说,夏天不能种花,不等于不能做生意,你可以买我现成的花呀。

我被气得够呛。爱人安慰我说,你经常说自己想家了,其实想的是庄稼,要不你在花盆里种菜吧?我的气一下子就消了,说这个主意好,种庄稼一举

三得,既算是绿化,还可以回忆当农民的时光,寄托一下思乡之苦,关键是种出来的菜可以吃。这么多的花盆都种菜的话,我们吃不完就送给邻居。

我最想种的是辣椒和韭菜。鲜辣椒剁碎,放上盐一拌,那种嫩生面的青草味,夹馒头,吃干拌面,简直太香了;韭菜长得快,而且是多年生的植物,做饭的时候随时掐一把下来,很快就又长出来了。只可惜,种辣椒需要秧苗,种韭菜需要带着根,城市里的韭菜都是从外边运来的,和我一样都是无根的。

我很无奈,就买了几个土豆,切成块种了下去。这倒是非常不错,几天时间就发了芽。我太高兴了,每天早晨上班前先去浇水,每天晚上下班就冲上阳台看看。土豆不愧是一种遇遇而安的庄稼,长势十分喜人,很快就长了半尺高,一嘟噜一嘟噜的十分茂盛,而且开出了星星点点的小白花。

爱人说,我们逮几只小蜜蜂回来传花授粉吧。我说,不需要。她说,它是风媒吗?那开着窗子吹吹风吧。我说,更不需要,亏你还是学霸,人家是无性繁殖。她说,这是什么意思?难道独自一人也能生孩子吗?我说,差不多吧,反正自己和自己就能繁殖的那种,所以土豆是独立性最强而且又耐得住孤独寂寞的植物。她说,哎呀呀,我要是土豆就好了,随便就可以怀孕生个三胎四胎,也省去了男男女女的麻烦。可惜的是,秋去冬又来,我兴致勃勃地挖开泥巴,花盆里竟然一个土豆都没有长出来。

某一天,爱人带回来一把种子,撒在了其中一个花盆里,很快就长出了一棵

“小树”。我问它叫什么名字,爱人说它叫痒痒草,属于多年生植物,你一摸它的话,它的叶子就收缩了起来。自从有了这棵痒痒草,从阳台上经常传来嘿嘿的笑声,那是爱人给她的痒痒草挠痒痒的快乐。

今年夏末时,我去贵州龙里县农村采风,有一户人家剥完了年前的玉米棒子,把玉米芯堆在了院子下。也许是因为刚刚下过一阵雨,再经过温暖的阳光一晒,玉米芯上残留的玉米粒再次发芽,竟然长出了玉米秧子,嫩黄色,十几厘米高,三四片叶子,显得生机勃勃。

我非常兴奋,因为我小时候种过玉米。我赶紧用塑料袋装了两棵玉米秧子,坐飞机带回上海,然后种在了花盆里。白天我把它放在阳台上晒太阳,晚上就搬回室内给它吹空调。也许错过了季节,也许水土不服,也许营养不良,我们等啊等啊,玉米秆倒是长到了一米多高,却始终没有抽出玉米棒子。

爱人挺失落的,我就安慰她说,这样的玉米也可以吃。爱人好奇地问,玉米秆可以炒菜?我笑而不答,拿菜刀砍下了玉米秆,然后撕掉了叶子,有滋有味地啃了起来。爱人也好奇地啃了一根,连连地赞叹说,原来比甘蔗还甜,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呢。我说,当然了,没有上化肥,没有打农药,完全是原生态的食品。

我小时候是没有吃过甘蔗的,但每到秋天,便会有吃不完的玉米秆。尤其是遇到了天旱,大多数玉米长不出玉米棒子,只有又黄又瘦的玉米秆了。但这样的玉米秆反而特别甜。所以,大人们会把玉米秆砍回家,撕掉叶子,剁成碎块,放在锅里熬一阵子,然后把渣捞出来,再继续熬下去,最后就熬成了糖稀。

糖稀是任何红糖、白

从前有则传说,或者敢情是真人真事,流传甚广——有个欧洲友邦人士到上海吃了几只汤圆,于是发了一通“友邦惊诧论”：“一摊豆沙、黑洋沙，一颗肉丸，是怎么跑进汤圆里的？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拼接缝隙嘛！”我想，他如果吃到双酿团，恐怕要把它与芯片制造相提并论了。

酿,同“襁”,本指某些皮或壳里包着的东西,后亦指以物充填。两种馅料依次包裹,形成“双重重心”结构,这是双酿团的核心竞争力。

现有资料显示,创始于清道光元年(1821)的苏州“糕团大王”黄天源,把“三糕一团”(薄荷方糕、玫瑰松糕、猪油年糕和双馅团)定为拳头产品;创始于清光绪元年(1875)的上海“糕团大亨”沈大成则以“四大金招”(双酿团、条头糕、金团、青团)作为号召。

相比黄天源,双酿团在沈大成的心目中,被视作镇店之宝、王牌产品、工艺标杆,也是上海双酿团的行业标准。

那么,是不是创始时间早的店家如黄天源在双酿团的发明、制作、销售及影响力上便一定拔得头筹呢?难说。

我们不妨先看一个事实:王稼句所编《近世吴门饕餮录》收录二百一十几篇记录民国时期苏州美食包括小吃点心的文章,林林总总,蔚为大观,堪称“苏味道”史料总汇,我读了两遍,愣没找出一个“双酿团”字样;编者那篇对近世苏州美食、餐馆进行事无巨细、一网打尽式罗列、爬梳、阐述、总结的长篇引言,我翻检了三遍,除见到一处提到“双馅团”三字,其他竟未发现“双酿团”之半个字。

华永根主编《苏州饮食志》,洋洋110多万言,当然要查。该书同样没有出现“双酿团”,只有“双馅团”;而且,“双馅团”

糖和冰糖都无法相比的。等到炸了糍馍或者高粱圆子,从瓦罐里舀两勺糖稀浇上去,那简直是人间少有的美味!

爱人很高兴地说,我们多买几个花盆回来种玉米,到时候你给我们熬糖稀吧!我告诉她,玉米的最佳种植时间是春天,现在已经到了二十四节气的“小雪”,已是“踏雪寻梅”“寒江钓雪”“烹茶煮雪”“围炉漫谈”“宴客作诗”的时节了,哪怕处于温室当中,也不适合种植玉米了。

我对爱人说,等到明年开春吧,天一暖和,我就给咱们种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。我说这话的时候,我们家像是拥有万亩良田似的。是啊,对于一个离开土地的农民,方寸之间已经是天高地阔。我们深耕的哪里是巴掌大的阳台啊!而是对土地的一种热爱,对庄稼的一种怀念,对往日岁月的一种留恋,对生活的一种深情和厚意。

不仅没有进入市级“非遗”法眼,连县级“非遗”也没搞定。该书“2018年‘苏州三十名小吃’获评表”里,“糕团类”唯枣泥拉糕、迷你定胜糕、松子糕、海棠梅花糕、赤豆糊圆子、炒肉馅团子上榜,双馅团缺席;该书卷八第一章第二节糕团名店“黄天源”条,彰显其主打产品并引旧时顺口溜云:“‘猪油糕味道好,豇豆糕黑里俏,薄荷糕凉淘淘,定胜糕式样好,条头糕硬翘翘,糖切糕甜得妙,松子糕馅嫌忒小。’黄天源还会按季节变换小吃品种……此外,店里还供应菜饭糕、蜜糕、双馅团子、鲜肉团子、京冬菜团子、五色汤团等特色品种。”注意,双馅团只能排在“还”的行列,地位不高啊。

就算双馅糕是双酿团别称,“双酿团”是否为苏州原创,仍然令人怀疑。不过,我斟酌再三,结合上海点心的粗犷和瓷实,好像双酿团与其本地气质不符,就自说自话编出一种墙缝定义——双酿团是苏州人在上海创造的新款糯米金团,希望此举兼顾到了各方“利益关切”。

双酿团制作概况:糯米粉30%,粳米粉70%,加以调和,用开水拌成松细粒状,蒸熟后在机器上打烂(过去是在石臼中舂烂),并随打随加适量开水,熟透,打好后,包上豆沙馅,揪扁,再包白糖芝麻屑馅(1斤馅料加2斤糖粉)成圆形(当中要凹进去),面上加上一层油,底层上一层黄豆粉。要求:皮薄,馅透明,但又不能露馅。《上海糕点制法》(修订本),轻工业出版社出版,1974年8月第1版)

双酿团之表与里,软与硬、湿与干、冷与热、黏与爽,各种食材比例安排恰到好处,多重滋味复合,使口感超级丰富绵长。上海有些糕团店用椰蓉置换出黄豆粉,好比双馅替代单馅,显示出海派文化善于融合创新的特质。

九十多岁的母亲,到古华医院针灸半年了。母亲去医院,有时是侄女接送,有时是外甥接送。他们上班走不开时,就轮到我去接送。我很乐意,儿子接送母亲看病,是一种复杂的心情,但这过程一定是幸福的。我到了海边村,回到家,就去找母亲,从房间到灶间,有时从客堂到老人活动室,母亲总是以一副不想去看病的姿态隐藏自己,过去的理由是看不好,不看了;现在的理由是,不疼了,不看了。我找到母亲后,她跟在我后面,就像小时候我跟在她后面一样。

母亲在我这里,永远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。来南桥了,我先把车发动好,然后半搀着她的右胳膊,其实是托举状,让她走到车边,稍作停顿。母亲知道意思了,她立定,等待我开车门。我把车门拉到最宽处,然后伸出左手,手心朝下,将手放在车门的上沿处。母亲慢慢走进了车,我确认母亲的双脚收拢、放好,再轻轻地关上车门,再回到驾驶位,坐下、点火,心思却沉浸在开门的喜悦里,心里跳过无数开门镜头,那些镜头很少是母亲给我的。我的老同学张火昌对我说,明昌,以前我只知道把给母亲买最好的吃食当作尽孝,母亲走了才发现,陪着母亲才是尽孝。

我内心充满自豪,今天我接送母亲,我就要在半天时间里为母亲开四次车门,这是让母亲感受四次被儿子爱的过程。到医院,母亲总会等我开车门,那种被儿子捧着的荣耀,于母亲的意义重大。母亲的步子迈得很小、很慢,母亲亲到了这个年纪,我愿意她成为老小孩。

到家后,我再次回到车后座那里,将车门打开,对母亲说,到家了,再搀扶她下车。陪母亲去看病,我负责接送,陈医生负责看病,小卫护士负责护理……母亲说她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好人、亲人。母亲也说过,车里真暖,针灸的地方也暖。

母亲走向了楼房,我知道母亲会在阳光房里坐一段时间,她要晒晒太阳。我在母亲旁边也坐了下来。我想,最好下次还是由我来接送,我就可以多一次为母亲开车门的机会。这样,那天我就有了四次开车门的机会,四次,真多,真好,真美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让我们的城市更美丽,劳动真是最光荣啊!几天后的一个傍晚,女儿大声地告诉我:“妈妈,今天老师表扬我了,我的作文得了两颗星,老师还在课上读了。”这是女儿的第一篇作文。

曾看到过一段话:“表扬的激励作用不可小看,当一个人在积极情绪的支配下,会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,这很容易让一个人发挥出自己水平。”从小到大,女儿在很多作文比赛中得过奖,我们把她的作文收集起来,以家庭的名义编辑了两本小册子《风铃的歌唱》和《梦里白莲》,爸爸写序,我写后记。女儿出嫁时,我们把这两本册子作为嫁妆,放在陪嫁箱里,送给了她。